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補

第十回 萬鏡臺行者重歸 葛藟宮悟空自救

行者接得葫蘆兒在手，便叫判官立在身邊，附耳低言，不知說些什麼。將葫蘆付與判官，判官便到階下，跳起空中，叫：「秦檜，秦檜！」檜時心已死，而氣猶存，應了一聲，忽然裝入葫蘆裡面。行者看見，叫：「拿來，拿來！」判官慌忙趨進簾內，把葫蘆遞還行者。行者帖一張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」封皮，封了口子。一時三刻，秦檜化為膿水。便叫判官取出金瓜杯，把葫蘆底朝上，倒出血水。行者雙手舉杯，跪進岳將軍，道：「請師父吃秦檜的血酒。」岳將軍推開不飲；行者道：「岳師父，你不要差了念頭，那偷宋賊只該恨他，不該憐憫。」岳將軍道：「我也不是憐憫。」行者道：「既不憐憫他，為何不吃口血酒？」岳將軍道：「徒弟，你不曉得，那亂臣賊子的血肉，為人在世，便吃他半口，肚皮兒也要臭一萬年！」行者見岳師父堅執不飲，就叫一個赤心鬼，賞他吃了。那赤心鬼方纔飲罷，走入殿背後，半個時辰，忽見門前大嚷一陣，門役打起鳴犢鼓；階下五方五色鬼使、五路各殿判官，個個抖擻精神。行者正要問判官為著何事，白玉階前早已擁過三百個蓬頭鬼，簇住一個青牙碧眼、赤髮紅鬚的判官頭顱，稟：「爺，赤心鬼自飲秦檜血漿酒，登時變了面皮，奔到司命紫府，拔出腰間小刀，刺殺他恩主判爺，逕出鬼門關托生去了。」

行者喝退小鬼，岳將軍也便起來。簾外擂鼓一通，奏起細樂，槍刀喇喇，劍戟森森，五萬名總判磕頭送岳爺爺。行者道：「起去！」總判應聲，各散衙門。又有無數青血紅筋猛鬼俯伏送岳爺爺，行者道：「起去！」又有三百名擁正黃牙鬼各持寶戟稟送岳爺爺，行者便叫：「黃牙鬼，送岳爺到府。」兩個走到頭門，頭門擂鼓一通，奏金笳一曲；行者打拱，又跟著岳將軍而走。到了鬼門關，擂鼓一通，萬鬼齊聲吶喊，行者打一深拱，送出岳將軍，高叫：「師父！有暇再來請教。」又打一拱。

行者送別了岳師父，登時立在空中，脫下平天冠一頂、繞蛟袍一件、鐵不容情履一雙、閻羅天子玉印一方，拋在鬼門關上，竟自走了。

卻說山東地方有一個飯店，店中有一個主人，頭髮脫，口齒落，不知他幾百歲了，鎮日坐在飯店賣飯。招牌上寫「新古人飯店在此」；下面一行細字：「原名新居士」。原來新居士在懵懂世界回來，玉門關閉，不能進古人世界，權住未來世界中開飯店度日。他是不肯忘本的人，因此改名叫做新古人。

當日坐店中吃茶，只見孫行者從東邊亂嚷：「臊氣，臊氣！」一步一跌跑來。新古人便叫：「先生請了！」行者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敢叫先生？」新古人道：「我是古人今人，今人古人，說了出來，一場笑柄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但說來，我不笑你。」新古人道：「我便是古人世界中的新居士。」行者聽得，慌忙重新作揖，叫聲：「新恩人！若非恩人，我也難出玉門關了。」新古人大驚。行者巡把姓名根由盡情說了一遍。新古人笑道：「孫先生，你還要拜我哩。」行者道：「且莫弄口，我有句要緊話問你：為何這等臊氣？又不是魚腥，又不是羊羶。」新古人道：「要臊，到我這裡來；不要臊，莫到我這裡來。這裡是韃子隔壁，再走走兒，便要滿身惹臊。」

行者聽罷，心中暗想：「老孫是個毛團，萬一惹些臊氣，恰不弄成個臊猴？況且方纔權做閻羅天子，把一名秦檜問得他千零萬碎；想將起來，秦始皇也是秦，秦檜也是秦，不是他子孫，便是他的族分。秦始皇肚裡膨脹，驅山鑿子也未必肯鬆鬆爽爽拿將出來。若是行個凶險，使個搶法，又恐壞了老孫的名頭；不如問新居士一聲，跳出鏡子罷了。」行者便叫：「新恩人，你可曉得青青世界如今打哪裡去？」新古人道：「來路即是去路。」行者道：「好油禪話兒！我來路便曉得的，只是古人世界順滾下未來世界也還容易，若是未來世界翻滾上古人世界，恰是煩難。」新古人道：「既如此，隨我來，隨我來！」一隻手扯了行者，拽腳便走。走到一池綠水邊，新古人更不打話，把行者轆轤一推，喇賴一聲，端原跌在萬鏡樓中。

行者周圍一看，又不知打從那一面鏡中跳出，恐怕延擱工夫，誤了師父，轉身便要下樓；尋了半日，再不見個樓梯。心中焦躁，推開兩扇玻璃窗，玻璃窗外都是絕妙朱紅冰紋闌干。幸喜得紋兒做得闊大，行者把頭一束，趨將過去；誰知命蹇時乖，闌干也會縛人，明明是個冰紋闌干，忽然變作幾百條紅線，把行者團團繞住，半些兒也動不得。行者慌了，變作一顆珠子，紅線便是蛛網；行者滾不出時，又登時變作一把青鋒劍，紅線便是劍匣。行者無奈，仍現原身，只得叫聲：「師父，你在哪裡？怎知你徒弟遭這等苦楚！」說罷，淚如泉涌。

忽然，眼前一亮，空中現出一個老人，對行者作揖，便問：「大聖為何在此？」行者哀告原由。老人道：「你卻不知，此處是個青青世界小月王宮裡。他原是書生出身，做了國王，便鎮日作風華事業，造起□三宮，配著□三經；這裡是六□四卦宮。你一時昏亂，當當走入困之困葛藟宮中，所以被他捆住。我替你解下紅線，放你去尋師父。」行者含淚道：「若得翁長如此，感謝不盡。」老人即時用手一根一根扯斷紅線。

行者方纔得脫，便唱個大喏，問：「翁長姓甚名誰？我見佛祖的時節，也要替你注個大功勞。」老人道：「大聖，吾叫做孫悟空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也叫做孫悟空，你又叫做孫悟空！一個功勞簿上，如何卻有兩個孫悟空？你且說平日做些什麼勾當來，等我記些事實罷了。」老人道：「若問我的勾當，也怕殺人哩！五百年前要奪天宮坐坐，玉帝封我弼馬溫做做。齊天大聖是我，五行山下苦一苦，苦一苦，苦得一個唐僧來從正果。西天路上有災危，偶在青青世界躲。」行者大怒，便道：「你這六耳獼猴潑賊！又來耍我麼？看棒！」耳中取出金箍棒望前打下。老人拂袖而走，喝一聲道：「正叫做自家人救自家人，可惜你以不真為真，真為不真！」突然一道金光飛入眼中，老人模樣即時不見。行者方纔醒悟是自己真神出現，慌忙又唱一個大喏，拜謝自家。

（救心之心，心外心也。心外有心，正是妄心，如何救得真心？蓋行者迷惑情魔，心已妄矣，真心卻自明白。救妄心者，正是真心。）